

● 河北新时期文学丛书

WO·DONG FANG MEI SHEN

# 哦， 东方美神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创作艺术精品、讴歌时代精神

(代序)

李文珊

十年来，我省文学创作的收获是丰硕的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以及理论批评等，都有佳作涌现，可谓异彩纷呈，万紫千红。这套丛书只不过是从中采摘的几朵鲜花。丛书中所选的作品，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影响，有的还在省级和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获过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，展现了我省文学创作的实绩，也显示了我省创作和评论队伍的实力，标志着我省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初获丰收并且日趋繁荣，标志着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与活力。这是很令人欣慰的。

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纵观古今中外的一切名家大作，无不折射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。正如别林斯基所说：创作与批评“两者都有发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精神。两者同样是时代底意识。”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反映时代，使作品终归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。在这套丛书里，我们同样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，从此，中华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。急剧变革的现实撞击着作家艺术家的灵感。于是，他们用那生花妙笔，为我们描绘了时代的画卷。燕赵大地如火如荼的改革现实，人民群众思想、道德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变

化，社会生活的波澜起伏，人生旅途的奋然跋涉，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较为准确的反映与体现。读过作品，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学到我们的人民经历十年动乱后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咚咚作响的脚步声。

繁荣文学艺术，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它包括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和相对优裕的物质条件两个方面。几年来，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，这种环境和条件可以说在我省已基本形成。省委、省政府对文艺工作始终是关心重视的，从鼓励作家艺术家解放思想“放开手脚搞创作”，到提出领导文艺要采用“微调艺术”以及文艺评论“以浇花为主”的原则；从提出以接力赛跑精神“冲出洼地”，到制定鼓励出“尖子人才”、出“拳头作品”的措施，以及为作家艺术家解决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具体困难等等，都为我省文艺界解放思想，解放艺术生产力，繁荣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。我们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我想也是深受其惠的。如果没有这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好作品、新作品问世。当然，我们说良好的环境已经基本形成，决不是说做得很够了，已经尽善尽美了。在这方面仍需要继续努力，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繁荣、发展文学艺术的环境和条件。

良好的环境只是促进好作品出现的客观条件。文学创作成就的大小，归根结蒂还是取决于创作主体即作家或作者的思想、文化、理论、艺术功力等诸素质的高低。每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，都是作家自身才情独具、慧眼独识，在创作过程中自强不息、奋发努力的结果。这些年来，我省的广大作家是努力的，为繁荣我省的文学艺术，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。但是，毋庸讳言，我们的文学成就与河北省的地位，与光辉灿烂的历史变化，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相比，还远远没有理由满足。就这套丛书而言，客观地讲，作品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，能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还不多，尤其是缺少能够激发社会理想

振奋民族精神、提高人民素质、启迪人们智慧的大作、力作。缺少大作、力作的原因是缺少大手笔。这也是我省与其他先进的兄弟省市的一个差距。我们一直在为改变这种状况，形成自己的作家群体、获得新的突破而不懈努力。也可以说，有志于此久矣，只是效果还不太明显。相信我省的专业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，只要我们努力进取，在提高创作队伍素质上狠下功夫，提倡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宠辱不惊，只问耕耘的精神，勤勤恳恳，孜孜不倦，那么，我省的文学创作就会跃上一个新的层次，大作家、大作品的涌现就有了希望。

恩格斯曾经指出：“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。”愿我们的作家和作者深入改革实践，投身生活的洪流，扎根群众的土壤，采撷时代之灵气，大显身手，大有作为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、力作。让生我养我的燕赵大地，盛开绚丽多姿的文学艺术之花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长城狂想曲.....    | 马 嘶 ( 1 )  |
| 雁翎队新歌.....    | 马 春 ( 6 )  |
| 鸟儿歌.....      | 长 正 ( 10 ) |
| 名楼赋.....      | 韦 野 ( 17 ) |
| 青城缅怀.....     | 井绍云 ( 22 ) |
| 父亲们 母亲们.....  | 白瑞兰 ( 26 ) |
| 金簪花.....      | 白鹤龄 ( 31 ) |
| 淀水, 你听我说..... | 安 宇 ( 34 ) |
| 悬阳洞拾趣.....    | 冯建勋 ( 37 ) |
| 晴窗的长空下.....   | 兰 草 ( 41 ) |
| 芦沟桥抒怀.....    | 刘 哲 ( 44 ) |
| 坝上采蘑.....     | 刘 芳 ( 48 ) |
| 买饼小记.....     | 刘 毅 ( 52 ) |
| 风筝魂.....      | 刘 幸 ( 54 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南疆情思        | 刘松林 (58)     |
| 祖国,假如你是一棵银杏 | 刘增山 (62)     |
| 月是故乡明       | 刘艺亭 (65)     |
| 村边,有了铁路     | 刘戎声 (74)     |
| 母校门前的土路     | 刘又峰 (77)     |
| 绣           | 孙柏昌、吕振侠 (81) |
| 天山一日        | 孙建东 (86)     |
| 父亲          | 朱梦夕 (91)     |
| 驴的歌         | 朱增泉 (99)     |
| 何处罗敷家       | 任文祥 (103)    |
| 枫叶如丹照嫩寒     | 江山 (107)     |
| 理发的悲喜剧      | 尧山壁 (115)    |
| 历史的车轮仍然转动着  | 李文珊 (120)    |
| 吊兰飞翠        | 李永文 (124)    |
| 难捱的时刻       | 李淑娟 (129)    |
| 想起了丁玲       | 李屏锦 (133)    |
| 借得“小山”云一片   | 李学通 (140)    |
| 石油嫂         | 李季祝 (144)    |
| 宣化葡萄甲天下     | 李宝柱 (149)    |
| 信           | 李清山 (154)    |
| 访昭君墓        | 吴文良 (157)    |
| 老师的期望       | 吴 斌 (161)    |
| 白发的沉思       | 吴长斌 (164)    |
| 痛苦的飘落       | 张立勤 (168)    |
| 夜游娘子关记      | 张志军 (172)    |
| 呼唤科学的铜像     | 张志春 (176)    |
| 遥寄西天的怀念     | 张文祥 (179)    |
| 太行二题        | 苏洪源 (182)  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啊，古老的高原（二章） | 淡 墨(185) |
| 杏林春色        | 宋 坤(188) |
| “L 教授”      | 汪 帆(191) |
| 啊·香溪        | 学 昭(199) |
| 云的故乡        | 杨林勃(203) |
| 塞拉特         | 杨建基(206) |
| 杏花女         | 孟 敏(211) |
| 三妹！三妹       | 武 华(214) |
| 山瓮里，敲欢了太平鼓  | 陈映实(219) |
| 风流小镇        | 胡向东(225) |
| 杭州，有这么一对夫妻  | 郁 良(229) |
| 蘑菇雨         | 郝宝铭(232) |
| 家乡芦苇        | 聂瑞平(237) |
| 人生不相见       | 莫学瑤(240) |
| 星的光辉        | 晓 春(245) |
| 海燕，在童年的记忆中  | 桑 木(250) |
| 丁玲和温泉屯      | 桑 原(254) |
| 小街人稠豆沫香     | 高 扬(258) |
| 枫叶如丹照嫩寒     | 徐光耀(262) |
| 松梅篇         | 袁耐梅(272) |
| 哦，东方美神      | 郭秋良(277) |
| 敬礼，士兵的群像    | 郭淑敏(281) |
| 桥赋          | 郭天禄(285) |
| 枣茶香五洲       | 清 泉(287) |
| 贺坪峡印象       | 梅 洁(292) |
| 二舅          | 曹继铎(296) |
| 绿色的思念       | 盖祝国(302) |
| 亲切的关怀       | 韩映山(306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有竹人家·····  | 董宝瑞(311) |
| 荷花赋·····   | 颖川(317)  |
| 岁久莲更香····· | 戴砚田(321) |

# 长城狂想曲

□马 嘶

---

我常有机缘去瞻仰古长城，站在高大宽阔的城垣上极目远望，发思古之幽情；或者，沿着长长的城墙漫步，寻找古战场的遗迹。

我看到的是冀东境内的长城，那只是现在的万里长城极小的一角，但它却是建筑得最为宏伟坚固，而且也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分。这里，基本上还保留着六百年前这一段长城初建时的壮丽风采，完全可以窥见古长城的伟大形象。

去得次数多了，我对长城便产生了一种老朋友似的眷恋之情，时间隔得久了，便撕心裂肺地想念它，就象怀念久不见面的故人一样。不过，虽则如此，我却丝毫没有因司空见惯而情绪淡漠的感觉。每次去，都会产生新的激情，获得新的感受，增长新的力量，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油然而生，仿佛是初次同它相见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。我想，这一定是因为，在这座地球上最长最坚固最浑厚的灰墙里，包蕴着一种神秘而幽深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隐秘的灵魂。虽然，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虚幻的东西，但我已感觉到她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了。

曾经有过那样一次难忘的长城之行，在我的心碑上镌刻了深深的印痕。

几年前，一个荒凉的早春，清明节过后不久，我陪同一位从远方来的友人，登上了万里长城最东的起点——山海关城楼。在寒冷的北方，春天来得较晚。那时，长城脚下，青草刚刚钻出地面，柳树枝头刚刚绽出米黄色的嫩芽，天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严冬的羁绊。

那一天，风沙迷漫，寥廓的蓝天被雾濛濛的黄尘所遮掩，昏浊的太阳象个大蛋黄，浩大的天宇仿佛如浑沌初开。站在城墙上，从塞外吹来的强悍的冷风，挟裹着粗大的砂粒，一阵又一阵地打在脸上，呛得我们无法从容地漫步，身子也不由得抖索起来。这种天气，很象当时的政治气候，使人感到惆怅、气闷，思绪迷离，忧心如焚，心头犹如一块不长青苗的贫瘠的土地。

我的朋友是个音乐工作者，他出差到北京，正赶上天安门前爆发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。他亲眼目睹了那一次揭开历史新帷幕的光明与黑暗力量的大搏斗，在追捕声中，怀着一腔悲愤离开北京，来凭吊古长城。

我们的心绪都很恶劣，谁也不愿说话，只是在冷风中默默地站着。

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苍茫壮阔的奇景：东北方，紫黛色的角山峰峦插入雾霭云层中；山脚下，辽东大地的茫茫沃野，伸向遥远的白山黑水间。东南方向，一片波光滢澈，那是海天相连的蔚蓝色波涛。蜿蜒连绵的长城雉堞，宛如一条长长的飘带，消逝在肉眼不及的远天云雾中，而这一切，又仿佛都不是凝固的，僵死的。它们在动，在宇宙间不停地跃动。你看海在翻滚，长城在飘舞，山在起伏。……而在我们的身旁，那几株兀立的苍松古柏，枝叶颤动着，绿叶扎煞着，树干摇晃着。一群飞鸟，鸣叫着，从我们头上掠过，向美丽的燕塞湖那边飞去，把我们眼睛引向那如

画般的青山绿水……

这一切，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它似乎是完全与眼前的季候相悖的。于是，我心猿意马，神思恍惚，陷入了对久远历史的遐想之中，脑海里叠印着一幕幕悲壮的历史画面。我想起了修建长城的明初大将军徐达、镇守边关主持长城防务的明蓟辽总镇戚继光，石河两岸同清兵决一死战的闯王李自成……

忽然，我的朋友拉住了我的胳膊：“你听到了吗？这声音……”

我望着他，看见他阴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那是一种十分欣慰与自信的笑容。他的眼睛也是亮晶晶的，眼角有晶莹的泪光。他正在凝望着远方，象是一位胸有雄兵百万的大将军。

我仄起耳朵，仔细倾听，仿佛那呜呜的天籁声。“嗯，是山风呼啸的声音……”

“不”，他摇摇头，“你听，这声音……”

“是山鸟的鸣叫声？”

他又摇摇头，认真地说：“你听，这声音……这是宇宙间的音响，人间的音响，横亘万古的音响。这音响，是从遥远的古代流过来的，也是……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来的……”

我猜不透他的话，不解地望着他，他又自语似地说着：“你听到了吗？这金戈铁马的声音，这是古战场上的角笛声，鼙鼓声，杀伐声，战马嘶鸣声；这是劳动号子声，抬石筑墙声，思妇的悲泣声；你听，这声音多雄壮，这是解放大军入关的嘹亮军号，马蹄踏踏，汽笛鸣鸣，还有，火红的战旗在风中扑啦啦抖动……”

他笑了，笑得又柔和又爽朗，仿佛他根本不曾有过心头的忧郁与压抑。

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于是，我也听到了那些纷繁杂沓的声音，那声音里掺杂着“饮马长城窟，水寒伤马骨”、“枌金伐鼓下榆关，旌旗逶迤碣石间”的诗句，还有，“不到长城非好

汉”的战斗召唤，和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的歌声……

我钦佩他那音乐家的天赋。他那对自然界音响的敏锐感受力和发达的形象思维，使我感到惊奇。

“长城，这就是中国。”他缓缓地说，“长城的形象，就是我们国家的形象。她，古老而又年轻，严峻而又活跃，豪爽而又宽和……她是不会垮掉的。”

我十分赞赏他的话，他的话把诗情和哲理融合为一体，表达了对真理的坚强信念。从他的话里，我忽然品味出了包蕴在长城内的我们民族的灵魂究竟是什么了。

“我要写一部长城狂想曲……”他的脸红红的，眼里有火光在闪动。他陷入亢奋的情绪之中了。

同他离别之后，我一直记着他的话，等待着这部《长城狂想曲》的诞生。我时常根据自己的理解，想象着那部狂想曲的样子。我想，这部雄浑博大乐曲，定是通过对于长城伟大形象的描绘，概括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，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幽邃的灵魂。

是的，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形象，在我们的心上，她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伟大精神支柱。在黑暗的年代，看见了长城，就看见了光明。在历史凝固了的年代，看见了长城，我们就听见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声。在我们被沦为奴隶的年代，我们想起长城，便冒着敌人炮火前进。当我们在征途上奋勇前行的时候，想起长城，就志不可摧……我们多么需要有《长城狂想曲》啊！

几年过去了，我没有再同这位朋友见过面，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写出了《长城狂想曲》。我想，创作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乐曲，一定是很不容易的，它应该是概括了我们古老的历史，也囊括了现在和未来……。

我天天希望着这部狂想曲的诞生，不管是我的朋友写的，还是

别人写的。也许，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，应该有更多的人写。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里，出现几十部《长城狂想曲》也不为多吧！

我还想，不管由谁去写这部狂想曲，都应该把我们向四化进军的壮美旋律加进去。因为，这个壮丽的事业正是我们的民族灵魂的体现，它同我们祖先建造万里长城那样的气魄和坚毅精神，是来自一个源头。

# 雁翎队新歌

□马 春

---

正是芦花飘絮、水清鱼肥的季节，我从华北油田指挥部所在地出发，来到白洋淀。眼前，是一道长长的大堤，这就是千里堤，堤内是我们要去的白洋淀。进淀之前，我们先看了钻井队在这里打成的第一口高产油井。

采油房离停车地方不远。这是一个里外用白灰刷抹了的小白房子，房子门口挂着一个小木牌，小木牌上写着三个字：淀二井。看到这个井名，我有点儿奇怪，小赵明明说要我们看他们在白洋淀钻打成功的第一口高产油井，怎么小木牌上写的是淀二井呢？我正纳闷，小赵指着小木牌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：“当初会战时，井位不在这儿，在那儿！”

我顺着小赵的手指看去，小白房子西边有个小土疙瘩，小土疙瘩上斜插着个木牌子，上写：白一井。小赵说，这是白洋淀钻井会战开始在这里钻打的头一口井。当时，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，周总理刚刚病逝，人们压抑着无限的悲痛开始了大会战。可是“四人帮”又是扣帽子，又是卡材料。在“白一井”打了一千三百米，见了油层时，他们在保定的帮派势力一场打砸抢，把好端端的油井破坏了。压力越大，我们干劲越足，又打了淀二井，日

产量在一千吨以上，敲开了白洋淀地下油田的大门。

闻着小赵介绍情况，我的心不由得沸腾起来：白洋淀真是块风水宝地！她有水、有鱼、有荷藕、有芦苇，地底下还储藏着那么丰富的石油，太好啦！我希望进淀一看的心情更迫切了。

千里堤内就是白洋淀。我脸贴车窗向外一望，哟，眼前一片大水，浩浩淼淼。在一眼望不到边、看不见头的辽阔的水面上，芦苇已经发黄，成熟了，一丛丛，一座座，象一道道金色城墙一样，排列成阵，在阳光照射下闪着光亮。芦苇丛里，男女社员们驾着小舟挥镰收割。水鸟在苇墙上空飞旋鸣转，打鱼的船、装芦苇的船，在苇城水巷中穿梭来往。远处，水天相接的地方，高高的钻塔昂头挺立着。我打开车窗，耳边隐隐传来打鱼的号子和钻机向地层深处进军的轰鸣声响。好一幅壮美、秀丽的水乡风景画！

坐在身边的一个老同志嚅着嘴，颇有感慨地说：“白洋淀的景美，人更美！”

老同志提到白洋淀里的人，我心头一热，想起当年那些曾经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英雄的雁翎队，问道：“当年的雁翎队现在还在不在？”

大概是我这个问题提得太天真了，老同志先是一愣，随后哈哈一笑，爽朗快活地说：“在，在，一会儿进了淀，我跟你一道去找。”

这位老同志，是我省文艺界一个颇有声望的老前辈。他是个老白洋淀。抗战时期，他就在这里工作、战斗，和雁翎队的战士有过不少接触；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焕发青春，又多次回到这里访问、做客，他对白洋淀熟极了。有他引点，我今天一定能够会到当年那些英雄的雁翎队战士们！

汽车冲下千里堤，在一道弯弯曲曲、两面是水的黄土公路上颠簸前进着。不知道是汽车跑得慢，还是我心太急，只觉得走了

好大工夫，汽车才在一个小村庄头停了下来。

停车地方不远，有个采油房。这个采油房，跟任丘和淀外的采油房不大一样。任丘和淀外的采油房都是一色白灰刷抹的小白房子，采油树就矗立在地面上。这个采油房，却是高高地建筑在一个四脚着地的大铁架子上。房子也是用厚厚的铁皮焊接成的，外面刷上了一层铅灰色的油漆，采油树高高地矗立在铅灰色的采油房里，显得十分庄严。

老同志扯起我的胳膊，高声朗朗地说：“你不是想见见雁翎队的英雄儿女吗？来，跟我来！”

老同志说着，拉我爬上铁梯，攀上采油房。采油房离地面一、两丈高，象小楼一样，站在上面四外一望，真有登高望远、一览无余之感，心胸顿觉豁然开朗。

我问老同志：“雁翎队英雄们在哪里？”

老同志伸手一指远处水域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就在那儿！你看，那不是水生、红菱、小兵张嘎他们在战斗吗？”

我顺着老同志的手指看去，只见那远远淀水深处，钻塔一个挨一个，象森林里的大树一样，一棵连一棵地巍然挺立在水面上。钻台上，隐隐约约看到，钻井队员们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，正在跑前跑后，紧张战斗。我不解地问：“那不是钻井工人在忙着吗？”

老同志笑了，点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就是新时代雁翎队的英雄儿女！”

我有点儿迷茫。老同志看了看我说：“钻井工人们一开进白洋淀，就立下雄心大志：继承白洋淀雁翎队的革命传统，发扬白洋淀雁翎队的战斗精神，为开发新油田，为加速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。在整个钻井会战过程中，他们象当年雁翎队英雄儿女们一样，赤胆忠心、铁骨铮铮，不怕高压，不避风浪、不畏艰险，日日夜夜战斗在水乡淀区，为人民做出了贡献。当地老乡们说，

钻井队真象咱们当年的雁翎队啊！有的人，干脆叫他们为雁翎钻井队。你要见当年的雁翎队英雄儿女，到哪里去找，眼前的石油钻井工人就是！”

说得好，眼前的石油钻井工人就是雁翎队！他们的精神气质和当年的雁翎队是一样的，在对党、对人民、对革命事业上，他们是一样的赤胆忠心。不同的是，昨天的雁翎队英雄儿女们，抗击的是日本侵略者，打的是汉奸走狗、顽伪军，为的是民族解放，穷人翻身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；今天的雁翎队英雄儿女们，反抗的是“四人帮”的邪恶势力，钻的是高产油井，为的是国家繁荣、人民富强，实现四个现代化，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时期的雁翎队！